

岁月悠悠

新兵连记忆(上)

■李德生文

时光不能倒流,但经年岁月可以回眸。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,当年参军,初到部队新兵连的往事犹记在心,挥之不去。

五十年前的这个冬季,我应征当兵,被海军某部接收入伍服役。记得当年我收到入伍通知书的第二天下午,父亲用一辆笨重的自行车,把我送到县委党校驻地。海军某部在阳信征接的六十余名新兵在这里集合,换装,待命。

一夜过后,上午十点多,我们登上了三辆解放大敞车,挥别送行的亲友,告别故乡。

汽车在颠簸的公路上奔驰,冷风呼啸,吹在脸上有点刺痛。

我把自己的背包打开,把刚发的军被挡在车前的围栏上,为新战友们遮蔽凛冽寒风。

鲁北的冬季扫去了秋日的色彩,旷野一片枯黄,公路两边的杨柳,叶子早已落尽,枝条在寒风中摇曳。树上的麻雀欢跃,叽叽喳喳鸣叫,呼地

落到地面,像一片片飞舞的树叶,呼地又飞到树上,仿佛要把冬眠的一切从静谧中叫醒。沟里枯黄色的芦苇,摇着满头瑟瑟的芦花。远处麦地里,暗孕着新的生机。

经一个多小时的奔波,汽车跨上滨州黄河大桥,桥下黄河水滔滔。汽车飞驰,走了大半钟头后停在了博兴火车站,据说要在这里等待从东营过来的军列。

我把被子收起打好背包,在车站集中候车。我们这些农村小青年大都没出过远门,第一次看到铁路、火车站,第一次坐火车,多少有点新奇。

下午二点左右,一列绿皮火车载着从东营征接的新兵,到达博兴火车站。我们迅疾集合,在带兵首长的引领下,登上了火车。火车笛鸣,随着火车的“哐吃、哐吃”声,火车向南奔驰而去。途经淄博,在济南站稍停后,火车沿着京沪铁路一路向北,经德州、沧州站,晚上五点多停在天津东站。

大家张望时,带兵首长指令,鲁北三县惠民、阳信、无棣征接的新兵

全部下车。尔后,在站前列队集合,按1-2报数的顺序分别列队。单数的人员继续上车,双数的人员留下,我列入了留下的人员中。少许,我们登上了几辆大卡车,冒着茫茫夜色再次前行。

此刻,谁也不知去哪里,甚至东南西北也搞不清。汽车在公路上狂奔。走了一段时间,好像进入了山区。路也不那么平坦了,汽车绕着山路,好似一条巨蟒在山谷中游动,两个锃亮的车灯,刺破前方的夜色。大约晚上九点左右,汽车在一座山坡下停下,听有人喊:“到了!到了。”

我们从车上跳下来。脚一落地,感觉有些滑。瞅了一眼,地上有些冰渣,还有没融化的白雪,像是刚下过一场小雪。

四周都是山,黑呼呼的。我们列好队,带兵的首长领我们走向营房。此时,等候的部队首长和先期到达的新战友,敲锣打鼓,喊着欢迎的口号,在营房前迎接我们。

营房坐落在一座山脚下,排长按早已安顿好的班排,把我们领进各自的宿舍。待战友们卸下行李,安顿好床铺,简单洗刷后,大家共进新兵连的第一顿饭。

第二天早晨起床,我走出宿舍,环视了下这个陌生的地方,四面是高

山,我们住的地方就在山坡上,有六座青砖灰瓦平房,坡的右侧是我们用餐、学习的小会堂。山川中有一块宽敞而平坦的山谷。后来才知道,这是新组建的海军151部队三营新兵连。

新兵连连长是钱仁义,副连长赵锦生;政治指导员许俊元,副指导员陈茂连。钱连长是六五年的老兵,中等个头,给人的印象是气宇轩昂,举止威严,军姿昂扬。赵副连长是我们训练的总教官,口令清晰,步伐规范,军姿威武。

新兵连设三个排:一排长赵增侃,副排长徐文草;二排长韩家和,副排长张立杰;三排长徐庆平,副排长李龙贵。每排三个班。我被分到了二排六班,全班九个人,山东兵六人,湖南兵三人,我任班长,刘高盛副班长,是湖南人。

一切就绪,我们就进入学习训练中。新兵训练是三个月时间,学的是基本的通用军事科目。

首先是学习军事内务条例,整理内务。整理内务看起来简单,做起来可没那么容易。被子、大衣、毛巾要像豆腐块,床单平整无皱褶,脸盆牙缸放置要统一。我们这些从坷垃地里出来的孩子,从没见过,真有点“摸不着头脑”。

意犹未尽

蒲公英

■贾瑞东文

又是散步,因为整理内务出来有些晚,天色渐暗,看不清太远。

唯有草地上许多白亮的东西格外醒目,我定睛一看,是蒲公英,星罗棋布,如点点航灯。

笔直的杆撑起一个小灯笼,很圆满,蕊一个没掉,完美无缺,像小孩最爱吃的棒棒糖,又像吹管口的肥皂泡,白亮如一地星光,使人们留步注目,让黑夜显得温馨甜蜜。

我蹲下身仔细端详,心里痒痒的,想摘一只来吹吹,过把童年的瘾,但成人的理智又使我不因一己之欢,破坏了它的美姿,再说,无风也飘不起来,即使能飘,天色太暗也看不清它们飞向天空的优雅姿态。

若在儿时,这么多蒲公英会让人欣喜若狂乐此不疲的。

我们那时满山遍野找蒲公英,三五一伙,谁找到谁被艳羡,像采到仙草一般。先是庄重地蹲下,掰开周围的杂草,很轻很轻地折断茎秆,然后小心又小心地站起,慢慢举高,仰着头噘着嘴,憋足气,蓄够力,鼓起腮帮对准那圆白白的花儿“噗”地一口,将全部内存暴风般喷出,只见无数花蕊同时剥离离茎,齐刷刷冲向天空。

小白伞全部展开,歪歪扭扭,时高时低,错落落落,飘飘悠悠,说不出的神奇梦幻。孩子们齐声喝彩,拍手叫好,欢呼雀跃,你追我撵。快落下的拼命再吹,伸长脖子吹,蹲着吹,趴在地上翻过脸吹,小精灵翻卷倒栽几下,又徐徐升起,飞高了。

这让孩子们功臣似的傲娇、自豪和欣喜。大家这里救急那里抢险,磕磕绊绊,手忙脚乱,气喘如牛,应接不暇。有独吹的,有几张嘴对准一朵齐吹的,翘脚吹,跳着吹,跑着吹,太低了无法下嘴,就用小手往上撩风,尽全力抢救,撩到一定高度再用嘴吹,笑啊,闹啊,吵啊,你推我搡,大呼小叫,忘乎所以。

那些小白伞飘向树尖,飘向山头,飘向河心,飘上云端,大家目不转睛地盯着,想入非非。脖子望酸了,眼睛看花了,还意犹未尽地望着什么都没有的天空发呆,有的露出一大截肚皮而不自知,有的淌着晶晶长长的垂涎才回过神来啜溜一吸,还有的抡起脏兮兮的手背将鼻板上的涕液横着一抹,这才放松头颈,歇下腰肩,心满意足地散开。

蒲公英勾起童年的回忆,也带给暮年欢乐和甜蜜。

诗抒胸臆

细小的光

■张萌

在腰泾村,
我喜欢弯腰细察:
凋落的叶子,
是一群蚂蚁避雨的伞;
白鹭遗落的羽毛,
搁浅在芦苇的晨梦里;

谷粒饱满的垂挂,
对应着灿烂的笑脸;
阳光包裹着银杏,
温暖正从果核里
溢出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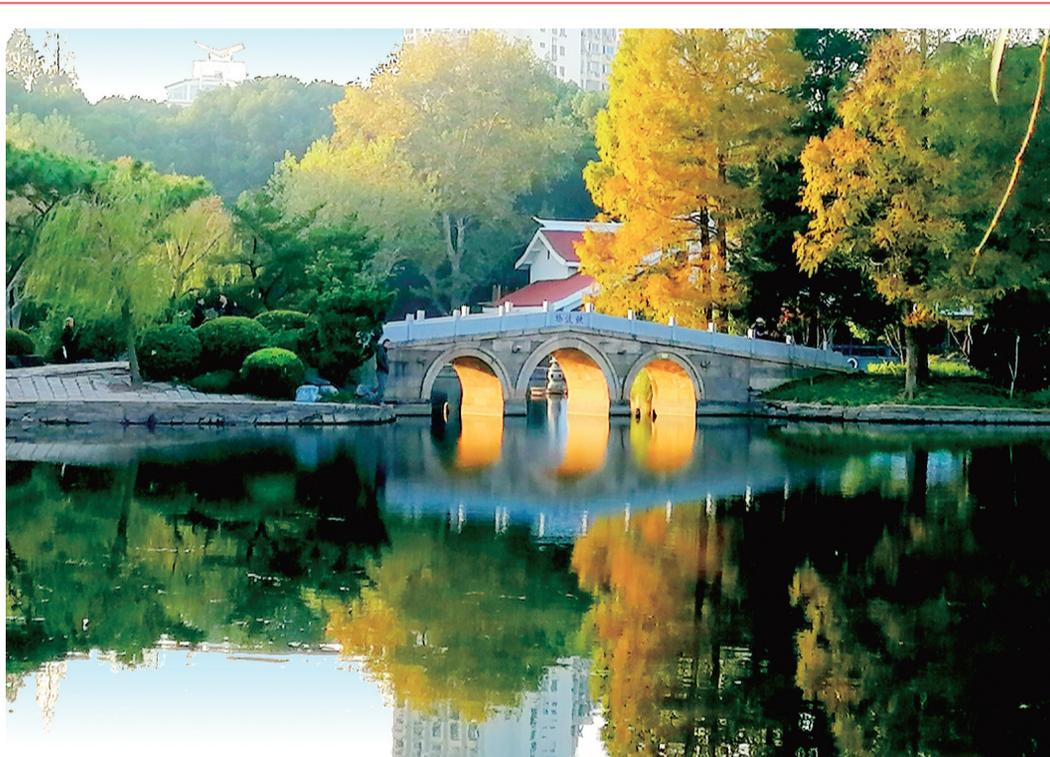
这一切,在腰泾村的秋天里
显得那么不起眼
这些被忽视的存在
都是美的
我弯腰细察:
细小的事物带来的光,
一次次将我点亮。

长白山二首

■冯如

其一
颠颠荡荡三千路,
一半青山一半云。
云似初醒游缓缓,
山犹冥想卧曛曛。
王乔去矣空鸣凤,
霜女降兮愁送君。
遗下天池共白头,
明澄长与世界分。

其二
傅岩寂寞高峰处,
泰镜安恬环壑间。
一片曙光斜日醉,
两三鹤影野云闲。
经年雄脉复增寿,
隔岸青山可改颜?
溶洩冰心腾玉蟒,
隆隆冲决百千关。



摄影流先生胜景 ■唐嘉鸥

生活故事

家里来了新“成员”

■费平文

女儿要去广州出差五天,说要把她养的小狗“等等”送来,让我们代养几天。

我听了“不卑不亢”正欲拒绝,老伴却回复“好的”,还说“妈妈其实很喜欢小狗,我来养,不麻烦你爸的”……其实,老伴说的是违心话,我俩从未养过猫狗,一是我怕狗,二是老伴有洁癖,但自己的女儿提出,老伴只好佯装喜欢。

出差前一天小狗送来了,刚洗了澡还穿了衣服,既保暖,又整洁,还有狗粮,包括干粮、湿粮、鸡脯肉、鸡肉缠牛皮卷棒,以及狗窝、食盆、水盆、排泄的方槽、专用的一次性尿垫等。

这下好了,老伴退休后又上班,还不是我照顾小狗啊!但我社会活动多,要是外出了,它怎么办啊?女儿看出了我的心思,“不要紧,您出去,它在家没事的,只要把狗粮和水放好,它自己会吃的……”并在每个品种狗粮上放了纸条,写上名称和早中晚吃的时间。“您不在家时就把棒头也给它,上面卷的鸡肉牛皮吃完了,它会啃着玩和磨牙。”

女儿回去后,等等看着我俩,有点陌生样,于是老伴和它玩了起来。我第一次看老伴不嫌弃宠物了,帮小狗抓脖子、梳小辫儿。我呢,虽然逐渐排除冷淡,但还是不大敢靠近它。问女儿这狗是何品种?回说是“约克夏”,不太掉毛,也不会长大。

当晚十点半,我们睡觉前,看干

粮没怎么动,就倒了半袋湿粮,它很快吃了。

待我们睡下后,它还跑来房间,老伴说,等等也去睡觉吧!它似乎听懂了,跑去躺在厅门口的窝里了。

然而我们刚睡了一小时,它突然“喔…喔”吠了起来,我赶紧起床查看,见它已站在进门垫子上对外吠……我从门镜望,原来是对门人家回家走路开门的声音。翌日,女儿说它听到门外有动静就会叫,潜意识里是保护主人……后来发现确实是的,白天外面有声响也会吠。

女儿在广州的几天,每天都要问,“今天等等怎么样,给它吃了吗?”我说它倒很乖,这几天我天天出去,回来狗粮吃了,拉屎拉尿都会拉在方槽内,要替它换了才再上去排泄,否则它就屏着。我还拍了它玩耍、进食、晒太阳等视频照片发给女儿。

几天的相处,我也渐渐喜欢上等等了。它看我出门换衣服,会斜着头看我,我就说:“等等乖哦,我一会儿

就回来噢。”

它就后退,看我关门。虽然人在外,心里却一直惦记它。当我傍晚回家开门,它一下叫着奔过来舔脚甩尾。当然,老伴回来它更欣喜,除了抖落身子还甩头摇尾,因为又要享受挠颈梳辫的享受了。

我不抱它,它还会生气,叫它吃狗粮,它躲得远远的。那天,女儿看了照片后说,帮它把眼屎擦掉,老伴擦完后,我想再拍个照给女儿看,它就是不朝我看。没辙,我就帮它挠挠头颈,夸它几句“乖”,它便回头看我了……

女儿回沪那天晚上来接等等了。听到开门声,看见女儿,小狗吠着跳着直往身上窜,那开心的模样就如小孩见到妈妈,要把几天没发的“嗲”补回来。

女儿抱着等等进电梯了,我们跟当了几天家庭新“成员”的它说“再见”,它也望着我们,彼此还有些依依不舍。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